

經部

周易象辭卷十六

餘姚　黄宗炎　撰

䷶ 離下震上　豐

女之歸所以潔蘋蘩承祭祀也豐爲豆之盛湍有女子之歸則修俎豆以供薦享得兆民之歸則來享來王以成昌明盛大之治序卦得其所歸必大故受之以豐言得天下之所歸者其德業必大也與得乎丘

民為天子天下之民歸之之意同非僅我歸得所而大也盛大之世照察于下決斷于上四海无匿情一人无疑滯膚君樂之聖主懼焉夫明則苛細而煩褋見人不見巳火之暗于内也動則躁擾而多事一發不可遏雷之泯于外也令行禁止神勞而志昏壅蔽生于覿面矣大智用于民至治夫何為故能明而不翳動而不窮此聖人處豐之道也二體火雷相合夫子以火為電原有龍雷陰火之象其為明動直是晦

冥雷電搏擊地氣發生草木當此而茂盛震為東方之木為萑葦所以象丰丰者草之盛大也兩丰相並而成丰其盛大更不可測草木陰翳虧蔽方升之日處其中者視晝為夜幸逢治安之時晏安怠惰相習成風故爻象皆幽暗而不明初在下日之將出有嵐霾之氣以包裹之所以云旬二三四日之正中豐蔀豐沛非日光之不足也人自障蔽其目爾天下共覩夫光天化日而高爵厚禄之公侯獨迷亂而不知此

時之吉與无咎是承前日之成平釀禍正在于是五之慶譽亦就其當身之盛大而言未見其綢繆陰雨也逮上而豐極侈心土木峻宇雕牆以示盛大向也蒙茸猶是頹惰而失于剪伐今乃搆枯木以疲民力極般樂以揜聰明豈保日中月盈之道乎聖人有憂之憂之如何明其政刑與民休息而已　豐有類乎大有然大有之爻辭俱蕩平正直而豐多險怪何也大有火在天上因民而治天下不見其刑政之煩實

无為之化也豐明動相湏三者操振作之權功業懋昭法令整齊之世也无為者天之道故終得天佑振作者人之力故終至无人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假古雅反下同

天下之廣億兆之衆明察而振作則我之智力足以燭其幽隱決其壅塞在上之教化无不宣在下之性情无不暢豐之所以亨也王者假借此盛大之勢而享其逸豫逖其威福者固為非矣即歎歳時之易邁

至治之難久而切切焉以憂之亦豈處豐之道哉夫此盛大昌明之運非特臣庶所望而不得遇君后所願而不能逢抑且天地所難開而不易成之時也宜及其日之中而敬慎惕厲兢業以防怠惰乘此天眷可為之勢民之既富方穀尚恐一夫不獲而有以深其德澤世以一道同風猶虞讒說殄行之或興而思所以杜其釁孽此日中也倏忽而逝矣不此之宜不可追矣孟子及是時明其政刑正申此意假讀若買

猶言因之也馬融亦如此讀而釋曰大也則非矣

豐 豐從豆從兩丰丰者草之蕃茂兩丰則蕃茂之極矣豆者指其盛滿之事雷電皆至黍稷多獲祭祀宴饗无不備物又得所歸之季女以尸之豈不盡其美大之量哉小篆加山于義為贅

假 假非真也從人從叚叚為皮外之皮皮已色莊再冒以皮甚屬虛僞皮不可借二于皮者即可借矣故與借同義當單用叚加人者乃感格之義讀古額切入聲

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豐之為大何以能至此其卦以火明錯雷動明而後動則動无妄作動以繼明則明非虛識審知而決行隨舉而有功故能成其豐也王者得當此際假天地之運會尚其豐大之頃可以有所制作爾如龍虎之假風雲以行其變化茍不逢其盛雖聖人豈能自見

哉宜及此時以照天下日之方中无東西之間隔雖窮巖邃宇亦得仰其光華无幽潛隱伏之或遺然此日之中也豈易遘乎中之候即昃之始也中可久恃耶日中即昃矣月盈即食矣天地之一盈一虚周旋无端盈者虚之來虚者盈之往遷流轉徙與時偕行時消則不能使之息時息則不能使之消天地有不能自主者况人生天地之間者乎鬼神爲天地之用者乎世道昌明之盛更數百年而一見如虞淵若木

之日歷百刻而一中人心之梏亡僅存于平旦非其時雖有聖人不能挽回乎氣運逆其時苟非聖人无不相尋乎驕泰此所以治日少而亂日多君子鮮而庶民衆也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雷自下而上電自上而下然必雷電及乎地雷始應之以達于天其間有往來交錯之際皆至者指其際也萬物之鬱結于此而發舒故為豐象君子觀之以為

察察之明不可妄用惟於獄也則常恐其明之不至夫獄非必皆擊斷也是非之未辨枉直之未分須燭其情形而折之然猶慮夫或誤又必推極詳盡以致之而後敢議刑不欲恃電照而雷決折辨其疑致體其情也慎重哀矜之甚也刑獄豈豐時所樂聞者哉

豐與噬嗑俱為雷電相遇同為刑獄何以有明罰敕法折獄致刑之異噬嗑電在上雷在下電未下照雷未上升中有物以間之有人未罹于網羅之象故

明其罰而使之知避勑其法而使之不敢犯象雷電之勢已具而未施行也豐電下雷上既燭既威是罪人斯得之象故折獄以竭明之力致刑以示慎之至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

初為日之始升方離于幽暗而欲上行遇四之敵應陽剛同德足以與己相配將見時之豐矣但四體震雷雷發于朝必至揜日然不過一時之壅蔽豈能久晦其明故雖旬而无咎初日未中宜往而上進遂其

所向旬色日也日為陰氣之所包裹也　初日始升正所謂曈曨也其光未吐欲明未明尤與旬義切合[illegible]旬從勹從日言雲霾之氣包裹乎日也借為十日之稱為借所專忘其本義古文從勻從日作[illegible]勻取周徧之意故漢訓旬徧也

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日中則昃歲不我與將有大耋之嗟初雖旬无咎其掩晦之災害不崇朝而過矣為時尚富可以過此旬

之災何損于日中之所宜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二為離主明之至者當豐之時萬物皆盛外則草木暢茂蔽虧其光芒内則廣廈峻宇障蔽其耳目故晏安寢息至于日中而始見其梁木之斗拱處居盛滿未有不逸樂而怠惰者逸樂怠惰則昏瞶隨之人情瞶則生疑當此之時豈可有所往乎然草木之掩翳楝宇之隔礙可以出乎其外而曠觀曾不傾刻而明

目達聰矣此理之可信者能去其驕泰之習則發蒙啟閉離體之虛明自若是以獲吉二五同德有孚信以相感發前此疑蔽无不渙釋明動相資可以宜于日中震二陰象魁一陽象柄二仰見上卦之象　日中見斗亦天變之所有但震雷障日必无斗現之理于卦象不類豐蔀乃自蔽其目非日无光何從見斗于爻象不通漢本作日中見主主者燈火也言日出而厭厭夜飲庭燎不息也莊生云太陽出而爝火不

息　豐蔀豐沛見斗見沬以至折肱皆凶咎之大者偏皆吉无咎信乎遭逢之幸也

蔀字説文闕從草從部部有連屬合聚之義草相連合則蒙蔽矣輔嗣云蔀覆翳達云覆障光明皆此意也〇斗十升也象有柄之形因天文北斗為制器用量粟挹酒柱頭架梁之木其形相類亦呼為斗

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晻則易疑疑則晻愈甚矣有以自信則足以發其心

志之光明何有于徹部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沬折其右肱无咎

三與四介四震雷上達沛然下雨豐其沛謂雨甚也天地晦冥不知昏旦至于日中而方見沬也沬洒面也日中而起始親櫛沐晏安驕墮何所事事如此之人乃折其右肱者也幸際時豐雖偃仰在牀以不治治之得以无咎

沛沛從氷從市市者草木茂盛孛孛然也沛澤多水

草俱長之意借為凡事通暢𣳚沬洗面也從水從未
未有蒙蔽之意用水盥漱以滌其面上之蒙蔽古文
作湏從水從頁更為明顯先儒以沬同昧為昧爽為
暗昧又同眛為目不明俱改易經文又因見斗而指
為小星益牽強矣日中盥漱手折右肱更為連合く
肱臂上也象兩節一曲小篆廢象形指事加又為厷
以會手之意猶是未足復加肉作肱以會人身之意
支離煩瑣而義反晦

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霖雨滂沛天之及物者人力何有焉九三居豐貪天工以為已力而安享之豈能成非常之大事今雖幸而遇時然逸豫性習一當艱難則縮手无措究不可用矣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二主離四主震隂陽搏擊龍雷之火出焉日光反匿故雨交同為豐蔀見斗日雖夷于下上升可待及其

時而相遇明動各得其用而吉夷即明夷之夷初之配主指四四之夷主指二各以成卦為言

象曰豐其沛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句行也吉句

豐其蔀者所處之地貌雖陽朗心實隂暗居近君之位豈能有裨豐時是位之不當也日中見斗者自匿于棟宇之下深藏隐伏非天地之晦冥乃自幽而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者日雖夷而不見遇之則見豈不

以日道周天動而不息過而隨復惟行故不留滯也

觀此象傳二之豐蔀見斗亦指四言夫子總釋之于

此　自二至四正日中則昃之時其昏蔽俱如此豐

何足為世道人心幸耶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五為豐主下與六二同德相應離日方升震為萑葦

以蔽之其制度文為未能顯著日麗于中天非草木

所能翳障雷動畢收聲將復澄空而光霽二之來合

于五君臣相得制禮作樂煥乎其有文章福慶臻集名譽歸之矣盛大昌明之象吉之道也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同處豐時初旬災二四豐蔀見斗三豐沛見沬疑疾折肱亦多故矣雖以時之盛大皆獲吉與无咎亦幾幾乎不易致也惟六五之吉實天心之眷注獨得日中之福慶有非人力所致者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

上當日昃已後之時盛極而衰也過動則力竭者憊過明則神耗者暗窮震木于不息為豐其屋之象高堂大厦棟宇侈麗豈能盡屬我之游處將見其草木蒙茸于庭隙而蔀其家邃宇曲房聯綿絡繹豈能悉歸燕寢窓牖之間廢帷幙之虛陳者多矣盖闚其戶闃其无人也闃寂靜也无聲无形之意木盛人衰高明鬼瞰豐極而亦得過下應折肱之三不能匡救其失不出三年彼屋與家戶與人俱不可覿矣凶也何

尢豐屋蔀家震象闚闃不覿離象

屋屋居也從尸重覆之形從至人所棲息必至之處

闃闃靜也從門從狊狊犬視貌犬見人則吠犬視于

門而不作聲因无人而靜也覿覿見也從見從賣賣

衒也有所衒耀而見其為私故私見曰覿

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戶闃其无人自藏也

豐極于屋而拂雲耀日其危檪之高舉入天際而飛

翔恒舞酣歌臣妾充牣其人非不多也然一身之寄

欽定四庫全書

跡幾何納之其中而不見則闃戶之无人非真无人也乃自藏于豐蔀之内而闃然也

翔翔回飛也從羽從羊羊无童子其行宛轉羽旋之回飛盤旋不去有相類者

䷷ 山下火上 旅

日為羣動之宗豐之日方昇而可動作宜假日中以有為旅之日將頹而思止息不過小亨以自守窮其大則屋翔于天際天際非人所居翔非人事故豐屋

易地為鳥巢窺戶无人出為瑣尾故窮大失居而為旅也其卦以山遇火日在山上乃日泊西山之象日之向夕惟遊子之情為最迫計程而行將暮而止徬徨四顧惜時戀日宛然見于卦畫之間先儒未有能舉其實象者愚生長患難棲遲道途二十年于兹矣每當西日啣山躑躅投止輙思此象歎聖人之得人情物理原不可以言傳者若較懸空臆度差可據爾

卦有二體大約下卦為東為雨為左為幼稺為始

事上卦為西為北為右為遲暮為終事日在下象東升日在上象西徂人生斯世原如遊子之處逆旅其閒之富貴貧賤得喪榮辱俱以偶然會合莫可期必自即謂之天自即謂之命而乃以習俗之錮閉遂生好惡于其閒欲騁一巳之智力妄與天命相爭奪于是喜怒哀樂蟠據于逆旅之中彼時征歲邁全莫之省及其夕陽返照盡于傾刻始覺身世之幾何雖愚夫愚婦亦皆悟此際之不可久留少壯已去心長髮

短更何所肆其功力也哉惟羈旅之客動靜興于平居情緣輕于家庭日往月來每易興感觸之念故聖人特指此境遇以示之初負戴小人棄鄉邦以趨毫末之利者二乘堅策肥賓至如歸者三陟山顛倚剛氣高不欲以羈旅自處而得羈旅之窮者四去下登上辭田野而適朝廟僅得為貧之仕其道不行五田獵巡狩雖非家庭之事亦不可言羈旅故象獨不稱旅上老而羈旅唐子忘歸途窮路盡思返閭里而入

民改易室家蕩然矣六象二五得中又皆柔爻柔則與人无牾中則及時不失及時不失者不待西山短景早知所息者也得旅之道為最吉　山下有火賁東日始出而照于巖谷雖幽隱之地咸沐其光輝取為徵聘賢人之象山上有火旅則西邁之日有歲不我與之意出而棲惶道路以求遇合然旅小亨賁小利往卒无大用者何與山止于下日行于上全无感發之情朝而暘谷暮而昧谷亦无留滯之跡故也

旅小亨旅貞吉

曰徂西而在山天下人民俱向晦入息矣出疆之遊子喪家外逐倍于此際為難惟天子以天下為家不可言旅諸侯以朝聘會同大夫士之啣命載贄商賈之逐末致遠皆旅也其得志行事自不若乎平居故僅可小亨人當羈旅防患固守更宜謹惕在他日有不必然者是為旅之貞而吉也

𣃘旅從㫃從从㫃古偃字从古從字㫃者懸旗垂斿

于市以招遊子从者兩人見斿旌知其可止乃相從而止于斿旌之下也日暮途遠悽涼慘惻之狀无不具備此火在山上之有當于旅非漫然也又軍五百人為旅軍士在外亦仰旗旌以為進止故借之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亡人羈客以温和謙遜為主雖遇强暴之見侵而亦不與之競為卦六五得中而居外卦能順承乎上剛

其象似之夫離家而止于傳舍必得所附麗以為依託與域之天時地利人情風俗遊子昏如也附麗乎此地之明者而吾亦明矣為卦之義似之是以小亨旅貞吉也然聖人之取象豈僅為遊子説哉人生百年倏忽而盡覩崦嵫之日知時不可失老而無聞斯不足畏得喪榮辱富貴貧賤猶夫萍流蓬轉隨遇而安易地而樂盡其義之當然有何計校忮求于其間則凡在天地中者何莫非旅其時其義信大矣哉

旅人作事有程計里有限皇皇以赴之俄而日向西山其所程限者一无所就徒瞻餘光而太息者多矣人生志在千古欲表見于學問功業少壯之氣亦皆猛銳蹉跎未幾已為大耋之嗟回思學問功業一无可據戀戀咫尺之殘曦猶思秉燭夜遊鐘鳴漏盡而不知止或幸際風雲稍有成蹟慘戚于將盡之際留連于永訣之頃咸未諳于旅之時義者也莊生云生死亦大矣釋氏云佛為生死大事故出而因緣于世

其言大則同所以處旅則有異也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山上有火日向昧谷其明不久及其明而求止俱旅之象也君子于此而得旅人之情狀就覊旅之最可矜者莫甚于囹圄恤旅者必首事于此務使罪無停滯人無久覊不留獄之謂也如但欲其不留則失出而棄法失入而害人有不可勝計矣必明察而慎重然後敢言用刑獄庶可不留也蓋取旅之大者而先事

于此也不然山火何關于旅旅何取于刑獄其為象也晦矣學易者貴乎觀象

畱留止也從田從丣丣古酉字卯出酉歸惟作務之常道惟農之勤苦則與當耕種耔耘灌漑收穫之時惟恐其後至酉亦不暇歸遂止宿于田間也知此義則留之與旅其切合如此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陰柔居下人微才弱以處旅出无遠大之望小人而

圖升斗不能不計校于毫末而爲瑣瑣卑鄙之行别无過惡之及人而即斯爲其所取之災害盖人无名災之事才非濟旅之人也

瑣從貝從小古者龜貝並重必兩兩爲朋小者謂之幺貝獨行而无偶其直甚微乃貨屑之物加玉作瑣者指人之佩玉其質細小相擊而成聲涵用非

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君子與人者志志立則境遇不能遷徙處泰不驕履

困不怨其自負者大也初之于旅身无懷抱上應西頽之日不能爲之援引簞食豆羮係乎死生其志窮矣故瑣瑣而取災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旅人之所最急者次也資也童僕也六二柔而中正身當旅時即次以安居懷資以應用得童僕以使令旅之所宜无不畢具得其旅之正道者也在下卦之中爲次承三之陽實爲資乘初之柔弱爲童僕

謂資貨也從貝從次人之家居飲食服用俱有常道不必皆以貨易次舍之中物物必須貨辦觀乎此字而旅之義亦得矣僕給事者從業從人勞心勞力天下固无无業之人童僕之給事則業人之業而非已之業也說文不歸人部而歸業部旨哉

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羇室羇家旅人賴以同心力者童僕也二以正道相固結使彼不知行役之勞而竭誠于所事則終无怨

尤矣非時逼勢强者比也古詩云轉與童僕親比之謂與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以剛居剛而不中止于下卦之上以旅為家者也登山之巔亦閱歷艱難者也但山體孤露无可覆藏逼近離火所託非地入危亂之邦為其所累有焚次之象山質高峻難以攀附其于童僕素无畜養之恩一旦禍患之至則轟然散矣豈相顧乎雖正人亦不免

于危厲

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次雖非室家亦旅人所依棲者焚次雖非我之故旅人亦以此而受傷矣童僕見利則親見害則離欲以焚次之旅境與下人共之其義自當喪也　近離而焚次非三自焚當炎上而焚巢爲上自焚也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居近君之位離家而麗國其爲旅也豈瑣瑣者乎旅

有其處矣處校次為安次草率處完備也復有資以養生有斧以防患似旅道之美旅人之得所者然其心非以干澤至非以安飽樂也我旅于此僅為一身謀是我道未行我心不快也

資斧斫也從斤從父斤小斧大如父之與子也以為斫伐之用

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日麗于山巳為莫氣在上之人不能汲引賢人而上

進明而止亦見賢不舉不與共天位者也僅僅安居以養小體非四之本心矣是以未快　旅之世斯民未得安居樂業不過小亨而已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

身為文明之主近者肩摩轂擊遠者梯山航海皆旅于畿甸以覲天子之光華惟在取而用之聘幣弓旌豈所宜惜既得其人乃褒揚寵錫之以美其終乃射雉而僅亡其一矢費少而獲多也終以稱譽之辭命

文盛而實衰也何以慰天下之望哉　雉无定巢遷徙不止旅象也飛不越尋丈高不過數尺非去家甚遠者故不至于无歸

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君之于賢始則學焉終則共位自上之所以及下也五乃終以譽命曽是以為上逮下乎宜其為之民者瑣尾而流離為之應者懷寶而獨善入其域者焚喪而危厲為之近臣者未當位而心不快也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易讀若亦人之遠遊其家必荒鳥之久去其巢必毀人長征而不返鳥高飛而不還日已夕矣猶遑遑未息勢必窮无所往然後内顧而思首邱鄉閭改易田里廬舍悉非其主進退无門者也上稟陽剛之質秉炎上之氣少壯而為旅人不事家人生產先喜笑而出及乎窮老流離顛越號咷而欲歸其駕車之牛亦喪亡于疆埸矣雖思返耕得乎旅人之最凶者也　鳥去巢人

離家草木荒蕪伐而為薪以至于焚易疆場也與喪羊于易同先儒以鳥巢比旅次愚意以為未合鳥之有巢如人之有家鴟鴞之詩詳矣焚次者猶可退歸焚巢者无復可歸爻辭旅焚其次先言旅後言次鳥焚其巢先言焚後言旅人義无明顯鳥在巢不至于焚人在家不至於喪牛因薪木而及巢焚巢者薪木之餘也因傷東而徹耕喪牛者絶歸耕之望也

巢巢鳥在木上曰巢象衆鷵共棲于木之形

彖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旅豈人之美事窮極于上而不知返至于家室之既燬亦其義之當然也旅人輟耕以駕車欲以求名譽也為日已久至喪牛于疆埸之外終无令聞之及豈若農夫之死徙无出鄉者乎

他卦兩兩相對以往來之爻為主而辭彖髣髴者為多如夬姤之三四損益之二五既未濟之三四之類豐旅以位為主豐二四彖辭相似旅二四彖辭亦相

似豐五有慶譽旅五亦有譽命豐上豐屋天翔翔者
鳥之事旅上鳥焚巢巢者鳥之屋也其相連合又如
此盈虛消息天地不能違豐之盛大至日中見斗與
沫豐屋天翔而自藏其驕蹇縱恣已極豈持滿守盈
之道其時一去棄家流離以得次舍為幸甚而至于
焚次焚巢喪僕喪牛向日之侈汰何在彼一時此一
時夫子于兩象傳言之盛極必衰豐之時孰能念及
于旅窮則必怨旅之時孰能達身世之飄忽莫可依

據而知其義之大哉

䷸ 巽下巽上 巽

人之生也莫不有四方之志其氣嘗邁往而欲出及乎磨礱煅煉所如不合又將退而休息矣所謂旅无所容受以巽也旅主出巽主入士君子功業不可就不能濟世利物以行其道則思隱居獨善與世无患與人无爭修身見于世耳故巽以一隂潛伏于二陽之下如隱者混蹟稠人甘居貧賤一則曰稱而隱再

則曰行權皆處憂患之道也其卦☷坤一索于☰乾變乾之初畫而為☴巽坤順莫如初巽得其初故亦曰順此即坤之順也其位東南其象為風為木陽氣求陰陰氣終不可磨滅則發而為風以自解散畫以二奇壓一偶此其為風之象凡物之善入者形必銳木之入土偏以岐岐愈多則入愈深畫下偶木根之象也三畫之卦但言風不及往來感動之事因而重之則有內外上下內與下之風莊生所云大塊噫氣

宋玉所云土囊感怒是也在上與外者則飄颻鼓盪者是也天地之間風木之氣互為流行迭相遷徙春夏二時草木蘢蓯風嘗在天秋冬二時草木黄隕風嘗括地釋氏四大以風伐木素問風木同氣皆本諸此也九州之廣隂晴雨雪多有不同惟于風也雖有疾徐之異至東南西北之從來无不同者故曰萬國同風王者之命令欲以一天下齊兆民有似乎此巽所以多言命令也孟子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仁

言者覿面開導如法語巽與之類其從其說是耳聽而心受形跡之入也其入淺仁聲者言辭未至而氣先感應如雲龍風虎水濕火燥神迎而志合非形跡之入也其入深巽之入以風有氣无質仁聲之入也其畫初⚋偶二⚊奇有牀象三⚊奇有置物于牀上之象卦名爻義有取乎此初風之始發未即行遠將進復退作回旋之勢也二奇横偶上牀之已設或置著譔而為史官之職或陳肴饌而為巫祝之事紛然

並至皆牀之用也三隨風接續之際頻乃往來交闕之道路也四申命既定人民受其約束田獵有功以備三品之肴饌者也五為申命之主先庚後庚以成天下之風俗者也上陽晝居隂位亦如牀之有面有足但二之乘偶乃實象晝之加位乃虛位牀上置牀理必傾覆其地最髙无典章俎豆之可陳列惟見空牀之巍然而不可久也自重本卦外錯天為姤風行天下无物不遭其披拂為相遇之象錯地為升木植

根于地發生于外為自下而上之象錯雷為恒雨木
相倚兩位相並雷風相助為物情相得而常久之象
錯水為井以木入水而濟世利民之象錯山為蠱木
性穿土而出以山之重大而壓乎上是為艮土所反
克木之生氣微矣為腐壞之象錯火為鼎木既生火
又與火遇薪傳不息熟食以養萬世巽離比肩有相
見之義為燕饗之象錯澤為大過澤本生木加乎其
上則過而為害矣為滅為顛之象此風木之大概也

天下剛與剛遇則格格而不入柔與柔遇則委靡而不入惟以柔順剛委曲宛轉无乎不至處處實屈身奉上以无形役有形役有形皆順而不逆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巽為順為入為伏為隱抑何歟蓋以一陰之小能處二陽之下以致亨柔順之德无所阻礙无所違戾由茲而往何所不利然在下之微陰不能自有所制作必承陽剛中正之大人以行事以小奉大是為利見

也　王者之發政施仁必見諸實事方可云大僅僅
命令之先聲雖足以鼓動人心而无隅礙然亦止可
云小亨
弜巽從弜（士戀切）　從六（古几字與汱相似）　弜有著述之意人臣
奉使出疆持卩（古節字）以往返而復命為㔾（古奏字）言反
㔾于君也卩㔾相合為卩（古卿字）言君臣志合也二卩
為弜（古誤字）言將每次之辭命論次成書也置冊于几
上為典置弜于几上為巽又與飲弜（古誤字亦如此）之弜通

用飲餼亦置諸几上言巫言三品飲餼也言史言申命譔述也以☰巽之卦畫似之二為几初為足三為几上之物或著譔或飲餼也又作顨從頭士戀切頭選具也言擇其善者而存之也書非一人所成必兩相損益參贊飲食亦非一物可備必庶羞互用而後可也又作𢐀從幵幵平水器也參互酌量五味調和以成文成享也古人无无益之辭多為君臣獻替出疆聘問之用故謂之弜今代以譔俗字巽為著述之義

亡矣聖人之重文修辭如此後儒之語録辭氣之鄙

亦未知巽義耳

彖曰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

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一言之善一令之美未必足以感發人心風行天下

惟是在上之人誠心誠意布之辭命重疊而來以申

明其愛民之至情所謂仁言仁聲入人之深風行草

偃无不向化辭輯而民洽者也夫以人君之位專恃

乎剛高亢者不能施于下強陽者不能察于微惟剛而巽入乎中正則志无阻礙而得行為之臣民者皆仰而承順其意指以下柔順上剛是君民一體而剛柔交濟是以小亨而往无不利實皆大人之真誠至性有以發之故曰利見此豈徒以申命為用哉

㠯申象草木初生之形勾萌者自此而欲申也小篆作𦥔似指人曲背而直之之意觀于古文而知申命之有取于巽木豈不神哉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風无作而不應者一風甫發一風隨之舒萬物之鬱結轉易其盛衰君子體重巽之義見天下之物惟風无形為力甚巨命令之及下亦猶是也其感動人心變移風俗豈无情性于其間而徒為文辭之美也即至誠懇惻之意表暴于天下又必申之至再而後行事使天下信而不疑趨之恐後固非叮嚀告戒所能致也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巽本乾體坤一索而變其初畫乾健上進變柔則退有徘徊瞻顧欲前又却之象巽之所以善入以其順而不驟也武人勇敢果決觸事成諂其志氣恒與士人相反能如初之謀慮取勝卑遜自守斯可矣謂武人利進退以為貞也微陰在下二剛壓之豈能即進前未可行不得不退此木之所以植根而為入風之所以乍阻而回旋也風乍郤而復前其勢烈木蟠根

而上達其氣盛故曰巽以出之即進退之謂

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依回于進退之間而不决者由其志之不定反復而疑慮也武人剛㬥多所果敢能以此矯其質性長慮而卻顧則其志可治矣　舞干羽毁弓矢問陳不對行軍不與自聖人何嘗尚武武人得志謐滅禮法有何可利但以進退志疑亦未盡善武人守此以為補救始殺其多算而不妄終法其遜順而不驕天姿之

不純治之之道无踰于此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二以木體奇横偶上牀之象也典章俎豆宜陳于特以位未及三牀尚虚設為史者方持方册而筆削為巫者方執牢體而駿奔皆未薦于牀上而巽在牀下也此時史巫之用但見其錯襍未定而紛若二以剛居柔而得中自能獲人民歆鬼神吉且无咎也若以為拜伏于牀下用史巫紛若以諂祭祀是世亂聴

命于神亦居蔡祀鳥之事聖人何取焉

𡗗史記事也從手持中後人俱作中正之意不知此

實象形也上古結繩後世聖人易以書契掌之者史

官史為結繩之象明矣𢀛巫祝也從工通達上下神

祇之意從兩人男女相向歌舞以降神之意古作

𢀛門指口歌手舞男覡女巫並舉婆娑之事紛紛從

糸從分系之頭緒甚多分之益不可窮究借為錯襍

之用言辭告命原有文勝之嫌史文勝質巫亦文過

于禮聖人于此取象有戒存焉

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史巫而至于紛若似乎端緒未理裁制未定何即言吉蓋二得中道以權之事人則不諂不瀆事神則惟歆惟格矣

九三頻巽吝

出命使民以信為貴三當上下之交一風方去一風又來一命使布一命繼之有倏忽更易頻巽之象使

人何所適從乎為人上者出身加民若此可吝矣夫

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申命必慮其始終而後可以圖成苟漫然命之及乎事不可行而又改易是其志先窮而不通安望其行之可久頻巽之吝所由來也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處上之下亦隨風申命之際然以陰居陰為巽之主深謀遠慮所以繼往開來者既詳且慎雖有反復丁

孚之擾而无變更駭俗之舉即有悔而亡之因以農隙講事其命令畫一田獵而有三品之獲三品上中下殺君庖賓客乾豆也　典謨訓誥聖人所以風天下如有未服則不得不修武備以濟其窮在未申命以前已有此謀慮至剛然于至柔至順行其至威故初四兩爻俱有兵象

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初疑而後入四入而不疑命出于前至是重申畫一

不擾講武于田所獲已多故功貴深謀不貴徒勇也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

九五後巽之大人風之所自命之所出也陽剛中正發无不善言出乎身加乎民千里之外應之固不必卜之于天下先卜之于吾心已知其貞吉而悔亡以謀則審以權則當以告四方則風動以講武備則有功无所不利者也然巽下為陰為謀陰无成謀未獲

命令非事功是謂无初迨至于五坐享其利是謂有終古帝王之用民不過歲三日皆于農事既畢之後庚位西方秋時萬物庚庚有實也其收斂之功告成出令于三日之先趣事于三日之後先庚而命後庚為期民誰不樂從乎故又吉也𢀛庚從干從𠬞古共字從兩手禾黍之類秋成垂實其干枯燥左右兩手取而收之也有除舊之象焉故為變更藏其種以再布故為賡續先庚三日取丁後庚三日取癸既穿鑿類于飛

伏且不知字義丁寧可借至于揆度之借癸則絶不倫矣𠓜癸之為文兩木相交錯𡍩揆之為義步履其地以定經界今俗楷雖混而古之事形意毫无所近不得以假借通也古作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庚者租庸調也既力役之征命令于三日之先趨事于三日之後始无慢令至期之暴蓋巽取申命之義九五人君出命令者也故特重焉愚所以釋先後庚亦與此不遠

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巽五為天下所利見命出民從无邪曲偏頗有其德而居其位以成隨風之治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斧資貞凶

處最高之地風力至此而竭木氣至此而衰命令之所不及奉養之所莫加凡為巽者皆出其下物極則反巽變為兌足居于上是上九之據牀者陷入于牀下矣資斧牀上所列之物牀顛則喪正所以為凶

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在重牀之上位高而危窮上反下之謂也勢位既失无復可恃正當其凶不可逃也

☱☱ 澤下澤上 兌

外鑠浮慕不可言說惟有以入乎其内則其說始真是巽入而兌說也理義說我心諛述也謟{{img}}說我口飲饌也巽既兼之又其性為入入心者心說入口者口說在君子則无入而不自得在小人則玩物喪志

因境奪情得于中而見于外當其入則隂氣内歛故一隂伏于二陽之下當其説則柔情外舒故一隂出于二陽之上入與説俱非純德聖人戒愼以防之使歸諸正其卦☷坤三索于☰乾變乾之終畫而成☱兑故稱少女少女綽約恒人所説其象為澤澤者瀦水也與流水異☵坎中一畫流于地閒兑下二畫積為瀦水皆指一奇為水也考亭云坎塞下流以剛為底是不特解澤之謬并不知坎為水之義矣坎陽水

身自為水流行而不息變坤之中畫為水其上下二⚋偶仍為地水由地中行也澤陰水乃地卑而承水停蓄而不流⚊奇之下又有⚊奇指水之下又有水也既瀦者為滙者也如以剛為塞下流則坎豈中塞而汎濫于上下耶盖澤本非水特是地之廣濶卑下處為水之所聚會爾因其水之聚會則為之植芰蒲畜魚鼈時其旱潦伺其防洩以滋田稼及民之利渥故于象為澤于義為說少男少女得地之質山兀突

高起爲陽澤注陷卑伏爲隂俱就地而分别者非若坎水之自成水也三畫之卦僅言澤而不及分疏會合利物説民之功用惟六畫之卦兩澤相麗内外上下交爲灌濡則往來宣布而不窮澤性下行自上及下以君説民爲順理自下奉上以臣説君爲悖道君子之所以仁愛蒼生无不欲得其歡心小人之所以蠱惑君心者隨處當嚴于隱微諸爻和兑孚兑説在已者也來兑引兑説在外者也商兑不受非道之説

孚剝預防容說之欺聖人憂患以前民用于豫說之時有虓虓焉自重本卦外錯天為履並位西北上下判如又屬一氣之聮貫禮以和行也錯地為臨澤藏于地地高而澤卑然澤終載于地所以為容保也錯雷為歸妹澤已降而雷作在上之餘音陽衰陰盛婚嫁非時也錯水為節水澤一體上下相合稍過則溢矣所以制度數也錯山為損澤竭則山枯澤深則山潤氣之相通上下一體也錯風為中孚澤行木中木

行澤上以虛相信也錯火為睽志異用通審情辨物理无不當則事无乖戾也此兑卦之畧也八卦乾健坤順震動坎陷艮止巽入離麗每卦各有一義以申明其德性惟兑為説即兑即説別无他義一以見陰常不足一以見窮則變之意

兑亨利貞

人心和樂氣无不通事无不遂于時為秋萬物成實于用為金性質堅敏亨與利皆兑所自具者然而不

正之說聖人上下兩剛居位中正必无非道之嫓故能貞也　兌與乾同位同氣三德皆禀于乾獨不言元者何元首也兌說見于面已有元之意

𠔁兌從八從口從人八者開也指人開口而笑說之意也言說讀若刷之說從之謂人有言語亦開口也今反借言說為喜說讀若閱之用以別于兌其義背矣復作俗悅以別于言說展轉失真忘其所自兌畫上鈌人口上鈌此卦畫之與文字相合者八經卦皆然不

可不察也

彖曰兌説也剛中而柔外説以利貞是以應乎天而順乎人説以先民民忘其勞説以犯難民忘其死説之大民勸矣哉

兌之彖與義皆言説也説近于欲欲則不剛兌之為説以剛居中内无私欲以攖其寧柔見于外无拂戾之忤于物其為説也以利以貞天以澤施下以説萬物人承天澤之流行以説造化是王者之説上應天

意下應人心興利者人之所說也則先任其事而民從之說上之為我也而忘其勞除害者民之所說也則身為犯難而民隨之說上之為我也而忘其死夫勞與死非可說之事也王者得說之大道不倢以驩虞小惠愚其民則民自相勸勉以應王者豈有所驅廹而使之然哉夫子釋彖辭專言君之說民未嘗稍及臣民之說君也而君之說已在其中三代以上君人者極一身之先勞以厚民生犯天下之艱難以防

民患及其成功不過民說而已三代以下民為輕竭億兆之暑雨祈寒以縱一人之聲色孤人之子寡人之婦使天下之肝腦塗地以快一己之暴殄原其禍患不過以民說君而已君欲自說而已非所謂順天應人者也順天應人湯武以之革命則此先民犯難者其伐暴救民之事懋宜其忘勞死也孟子取之而民說則取之取之而民不說則勿取盖本乎此夫子云易興乎文王與紂之時兑位西方有岐周之象兑

金從革有改命之象凡為人君者宜審于自說說民其仁暴分矣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兩澤相麗无有不合而歸一者兌之象也道同志合君子之于朋友似之口容尚默言語貴慎惟當講論之際質疑問難有不厭其詳者講者兩人對舉而結搆興起其義理習者前後无間從未能以至能從勉强以至神熟交相潤澤內說于心外說于朋友視天

下事物无有以彼易此者斯真說也　水之爲物无分彼此遇即相合坎取其不息兌取其資深故兩卦大象皆言習

講講和解也從言從冓冓者兩相交結而對舉之義言語問荅各舉其一端如律呂之應五味之調而疑難氷釋也

初九和兌吉

諸爻兌字即是說字　凡人心之說惟求其自得不

欲其因人自得者説在内因人者説在外初處内卦之下不與世交渾然天理沖融恬淡與人无忤自慊于已以和樂為説説之吉者也

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初之和兌得于天性之粹美雖行而未成而和行乃天下之達道有何足以惑亂其心者將見其行未見其疑也疑為見可説而欲遷其和以就之之類

九二孚兌吉悔亡

禀陽剛之質處位得中自孚于已充足有餘所謂戰勝而肥説其所説而忘人之説校初之説更為可據吉且悔亡

象曰孚兑之吉信志也

初行未疑似乎質美二信其志則兼有學問之功矣比三之柔不為所惑理義説心其斯之謂　二行事未可概見其樂道忘勢志足以自信萬鍾何加千駟弗顧不亦君子乎

六三來兌凶

陰柔之質而處不正其為人也多欲上下往來之交无不可説心既不剛不能自主物物可愛來則説之紛華靡麗汨沒其心性是以凶也

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小人而處窮約不知異物之可貴則亦已矣今不幸而居兩説之交一物之喪志者未去一物之艷心者繼來忘其終身之憂但為非道之説亦其位之不當

足以移易其性情爾

九四商兑未寧介疾有喜

商者度量之謂四居近君之地亦施澤者也民具爾瞻思所以副之因商其説民之道未遑安寧以自處然在下之人欲得其歡心者多矣切近來兑之六三能介然不染如疾惡焉遠細娛而獲大樂不以一身之榮禄為説而以天下之沾被為喜也　四居外卦知内卦六三來説而非正人之外説内必有故從外

而知其内之心大槩人情當逸樂時多包容而少辨別豫之二處下卦之中能介于石而豫不可入兑之四處上卦之下能介其疾而說不可干生于憂患死于安樂不為豫說喪志者真先立乎其大者也

啚啇從外知内也從冏言不出于口而心自測度之意從章省顯露于外之意人見夫外之動静若何未敢發于言語且自揣摹于心知彼内之所藏者亦若何也

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人之所説者諂諛也柔媚也九四能以遠佞人踈善柔爲喜其説旣異乎常人其喜自敭夫天祐社稷人民獲其福慶也

九五孚于剥有厲

君位不易居上下内外凡可以蠱惑其心志蔽塞其聰明者无不極其智巧以求五之一説一人之心志聰明有限茍非大聖大賢无不受其蔽錮者矣此皆

所以壞爛其身心使之不能自主是人君孚于剥我之人危厲有不可勝述者

象曰孚于剥位正當也

九五陽剛中正豈肯受人之欺妄而反信剥我者哉但所居之位乃天下所窺伺而求説者故説之之術无不備至剥孚之所由來也　此位正當與履五同其厲亦同皆爲君難之意

上六引兑

上與三内外為説主三欲來而上引之巧言令色以剥其君此小人之朋小人之説也幸五之剛中四之介疾為君為相者不以道不説未必使二陰得行其志故不言凶

引引開弓也從弓從丨指其開之事借凡先導之用

象曰上六引兑未光也

水暗于外而明于内澤居于上宜澄徹而有光引之使出則動而不静失其光矣小人説人情意曖昧小

人所說鄙瑣幽暗妻妾不羞者幾希　自上而下為來三之來兑欲麗于上望其來也自下而上為引上之引兑欲麗于三汲引之使進也以兩文為說主故專以麗澤屬之惜其不用于講習而用于外慕耳

巽主入兌主說俱以一陰為成卦之義天下柔而善入者莫如風在下而善入者莫如木巽之象也恩澤施于人喜說見于顏面兑之象也就兩卦反復而言其在言語文辭為多重巽申命婉轉誠篤人人喜樂

而信從故兑亦云朋友講習而聽受之意自見矣

周易象辭卷十六